

【特罗马剧场】

## 在他成为于洛先生前(1)

□皮革业(媒体人)

谁是于洛先生?

于洛先生是位个子高高的法国单身大叔,生于某座小镇的中产之家,没有正经工作,他爱叼烟斗,戴着一顶馅饼式的帽子,裤子总不够长,会露出脚上的棉线印花袜子。于洛先生活在过去的世界上,窄窄的街道只能容下自行车和不停追逐的小狗,推开窗子会听到小鸟在唱歌,街边碰到邻居随便就能聊上一个下午。现代化让于洛先生有点手足无措,到了巴黎,汽车、电梯、电话、声控电灯、摩天大厦还有落地玻璃,都是他所不能了解的事。

从1953年到1971年,于洛先生在大银幕上只有四次露面

机会,这套系列电影的编剧、导演兼主演叫雅克·塔蒂(Jacques Tati),拍电影非常慢。特吕弗曾经说过,法国只有两位对作品具备完全控制力的大师,一位是拍过《死囚越狱》的罗贝尔·布列松(Robert Bresson),另一位就是以慢著称的塔蒂。

最后一部“于洛”电影《交通意外》(Trafic)距今已过去三十多年,于洛先生并没有随之销声匿迹:他的身影不合时宜地出现在agnes b.的时装店里;他的名字被摇滚歌星Frank Black反复地唱着;韦斯·安德森给日本通讯商拍广告,大明星布拉德·皮特顶着帽子叼着烟斗,完全致敬了一把《于洛先生的假期》;2010年上映的《魔术师》(L'illusionniste)捡起塔蒂未完成的剧本,让于洛先

生以动画形象在银幕上复活,并且让他走进影院,阴差阳错地看了一场《我的舅舅》……

当然,这些热闹只可能是追忆、怀旧,或者对那个香颂时代的符号化消费。塔蒂死了,于洛先生走了,他们的世界一去不回。

雅克·塔蒂1907年10月9日出生在法国伊夫林省的乐佩克(Le Pecq)。这座塞纳河流经的小镇位于巴黎西郊,离市中心不到12英里,风貌应该接近于《我的舅舅》里于洛先生的家。塔蒂的原名叫雅克·塔蒂斯切夫(Jacques Tatischeff),姓氏来自曾任驻法外交官的俄国祖父迪米特里将军,荷兰裔的外祖父是巴黎有名的裱画高手,据说曾为凡·高、劳特累克之类的大家服务。塔蒂的父母一生都在经营

祖传的装裱店,并希望儿子也能继承这份手艺。对于这个职业安排,成名后的塔蒂曾在一次采访中这么说道:“按理说,我现在的工作应该是正给比费(Bernard Buffet,法国画家)裱画呢。但是,跟给别人裱画相比,我还是更喜欢被别人当画裱起来!”

卓别林曾在自传里感叹:“感谢上帝让我只生了5英尺5英寸(1米65),要是再高一点,观众就没那么同情我了。”塔蒂的出现应该能够推翻他的理论。不到十六岁时,塔蒂就已经长到6英尺3英寸(1米91),当地每逢葬礼,教堂都会让他举着十字架,走在送葬队的最前面。2007年,法国制作了短片集锦《六位大师的童年》(Enfances),关于塔蒂的一段,也是描写他因为身高

过高造成无法跟同学合拍毕业照的尴尬。当然,大个子也给塔蒂带来了过人的运动天赋,独特的肢体语言,长手长腿身体前倾的剪影日后也成了于洛先生的商标。

塔蒂不爱读书,他说自己的学历在一张邮票的背面就能写下来。后来,塔蒂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,他觉得最初的喜剧意识来源于跟老师之间不断的麻烦——每次罚站,身处教室一角的他都会发现平时难得一见的情景,原来一本正经的老师在讲台的掩护下也会做些小动作,比如偷偷褪下一截袜子,或者挠挠大腿甚至屁股。“这是艺术观察的第一堂课,我开始明白人不可能永远绝对正确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理念有分歧,一个向左一个向右,“黎乐”离了。

□煎蛋鹿丸子绘

【拾荒时光】

## 来自798的时间机器

□谷峪(编剧)

“攒够钱就去中国。相信我,我来自未来。”《环形使者》中的布鲁斯·威利斯掷地有声地为中国的未来做了担保。这里代表中国未来的城市是上海,从其老年隐居的几个镜头来看可能还包括西塘地区。他是个杀手,年轻时专门为黑社会处理他们要干掉的人,方法是站在荒郊野外一片铺了野餐布的空地前,掐秒表,举起枪,等到准点时刻,一个被捆得结实实蒙着头的家伙突然凭空出现跪在野餐布上,立刻给他一枪。被枪决的人一律由未来的黑社会通过时间机

器送到现在,其背后通常绑满了银条作为酬劳。如果有一天杀手发现死者背后捆的不是银条而是金条,那事情就大条了,因为这意味着被枪决的是未来的自己。

当然这又是一部玩弄时空悖论的电影,好歹当年演过《12猴军团》的老布(他在那部影片中不幸被当做精神病关押)再次疲惫不堪地进入了穿越程序,和年轻时的自己争分夺秒。他是怎样回到过去的呢?我们看到他被黑社会抓获后,拖入一片类似首钢废弃炼钢厂或798老旧厂房中的地方,然后钻进一个非常简陋、狭小类似滚筒洗衣机内部

空间的球状装置,关上门,经过迅速加热升温(同时伴随剧烈摇晃),好像宇航员返地舱坠入大气层的过程,他回到过去了!

可以想象,设计这样一部“低科技”感的时间机器,一方面是影片预算有限,一方面也是美学要求——在未来使用时间机器是违法的,它只被用于犯罪,因而其外观和使用都要有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。当然从绩效考核的角度看,这样低成本的时间旅行方式非常符合本国的山寨意识。

相比于时空旅行造成的种种bug,时间机器本身的设计往往被观众忽略。在航空航天技

术发达的美国,电影中的时间机器已经被设计成各种样子。它们大部分情况下是球体,运行过程中伴随着晃动、闪电、喷气等不同物理现象,此方面的集大成者是《超时空接触》里朱迪·福斯特乘坐的那架,它是在具有更高文明的天琴座α星,通过无线电发来的密码蓝图指导下制造完成的,气势磅礴、撼人心魄。而天琴座α星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织女星。在我们的想象里,牛郎要看一眼织女只需踏上鹊桥就可以了。

除了球体类时间机器,好莱坞电影中尚有一些另类设计,如《黑衣人3》中威尔·史密斯站在

摩天大楼顶端纵身一跃时带动码表不断走字的手持时光机;独立电影《雷管》(又名《命运之门》)中由四个创业者设计的商用纠错计算机式时光机;戏仿电影《热浴盆时光机》中只要进去泡澡就能回到过去的神奇热浴盆……《哆啦A梦》中大雄的抽屉更是关于时间机器的经典另类设定,机器猫就是通过它来到“现在”拯救祖先大雄的悲剧人生的。当然,所有这些洋枪洋炮都不如我们崇尚穿越的本土设定来得四两拨千斤,早在《大话西游》里,至尊宝就拿月光宝盒,念着般若波罗蜜回到500年前了!